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儒林外史

四

清吳敬梓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裏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
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棹了樓子換上涼篷撐
了進來船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
擺着宜興沙壺極細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
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葷饌
及果碟到這河裏來游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
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到天

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著河裏
上下明亮白文德橋至利涉橋東水關夜夜笙
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
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
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纔歇國子監的武書是
四月盡間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
了一席果碟沽幾觔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
武書在河裏游游清早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
吃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兒

我和你先到淡冷處走走叫船家一路蕩到進
香河又蕩子回來慢慢吃酒吃到下午時候兩
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走見馬頭
上貼着一個招牌上寫道毘陵女士沈瓊被精
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
幸認毘陵沈招牌便是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
生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
是開私門的女人住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
了却掛起一個招牌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

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吃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吃著閒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炮內有一隻大船掛著四盞明角燈鋪著涼簾子在船上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著兩個客下面主位上坐著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綴脚下涼鞋黃廕面龐清清疎疎三綰白鬚橫頭坐著一個少年白淨

面皮微微幾根鬍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
女人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
得那兩個客一个是盧信侯一个是莊紹光却
認不得那兩個人莊紹光看見二人立起身來
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
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尊姓莊紹光道此位
是天長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
天長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可是
貴本家杜少卿驚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

四十年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叙祖親尊翁還
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麼
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
幼不曾會過今幸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
濯江叙了禮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老先生可
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笑道這還是舍姪却是
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近
日纔從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
是小兒也過來見了禮齊坐下莊濯江叫從新

拿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喫莊濯江就問少卿
兄幾時來的寓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今在南
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現在這河房裡莊濯江
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爲甚麼肯
搬在這裡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而今黃金已
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莊濯江不勝歎息說道
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韋四先生
寄了一封書子與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
年來竟不得一回慟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吃

了一壘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裏快暢的緊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無疑了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个雅東杜少卿道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這是我髫年的相與了尊大人少時無人不敬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貌還如在目前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太伯祠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嗟歎道這樣盛典可惜

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我就有趣了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在杜少卿河房前見那河裏燈火闌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上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

纔回去莊紹光畱盧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同往湖園去了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潔率子非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拜畱着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着莊紹光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他四十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個疲驢出了泗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營又自致

數萬金纔置了產業南京來住平日極是好友
敦倫替他尊人治喪不會要同胞兄弟出過一
個錢俱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
歸的他就殯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最
是敬重文人流連古蹟現今拿着三四千銀子
在雞鳴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
約衡山兄來替他做一個大祭杜少卿聽了心
裏歡喜說罷辭別去了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
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滿城的

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十里之內降真香燒的有如烟霧溟濛那鼓鉢梵唄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個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頭都把眼閉着只有這一夜纔睜開眼若見

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桌子來兩枝通宵風燭一座香斗從大中橋到清涼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的亮香烟不絕大風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沈瓊枝自從來到南京掛了招牌也有來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

也有來托刺綉的那些好事的惡少都一傳兩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一日燒香回來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十人莊非熊却也順路跟在後面看見他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莊非熊心裡有些疑惑次日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沈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們去說混話他就要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此時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難而來此地

我正要去問他當下便畱莊非熊在河房看新月又請了兩個客來一个是遲衡山一个是武書莊非熊見了說些閑話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杜少卿道無論他是怎樣果真能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還數不清還那個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個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書道這個却奇一个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